

朝陽

耕心著

朝陽

鐵橋從夢中醒來，習慣的急忙伸手去摸鬧鐘，當他的手指快要接觸到按鈕的剎那，正是鬧鈴響的時候，「卡」的悶叫了一聲便中止了。

開亮檯燈，鐵橋拿起鬧鐘看看，差二十分五點，心裡暗叫一聲「正好」，忙放下鬧鐘，開始快速的穿衣服。這時，他聽到前面有響聲，不用說，大媽又比他早起了一步，在爲他準備早點。

他心裡感到非常安慰，也隱隱的覺得有些難過。自從他上國民小學到今天讀大三，十五年來，大媽像一座定時的鬧鐘，按時鬧鈴起來爲他準備飲食，而且總是比他起的早。曾有好多次，他頭天晚上許下心願，第二天早晨和大媽比賽早起床，可是次日從甜夢中醒來，一骨碌跳下床，自己以爲很早，大媽一定還在床上黑甜鄉裡呢。可是還沒有等他穿好衣服，已聽到大媽在廚房裡操作了，他只有搖搖頭，伸一下舌頭，認輸的份兒。尤其當他讀省立臺南一中高二的時候，大伯的朋友介紹他一份很好的送報工作，送報的區域小，離學校又近，是臺南市出版最早的中華日報南部版。早晨八點以前，送完一百五十份報紙，不影響學校的活動。可是，他必得提早起床，騎單車到報社趕在前面分報，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心裡暗喜，從家到火車站廣場對面的中華日報社，雖然不要十分鐘，但爲了排在前面分報，必需在五點半以前趕去，他一定要在五點以前起床，大媽以前起床總是在六點左右，現在該是他要比大媽起的早了。然而却出乎他的意料

，頭兩天他心裡緊張，雖然鬧鐘定在四點半鬧鈴，却在四點半以前，不等鈴聲響，他就醒了，一顆心在緊張中感到很得意，天沒有亮，鬧鈴還沒有響，自己就醒來了，大媽還會比他起的更早嗎？除非她昨夜不睡覺！可是他一走出房門，發現廚房裡電燈亮着，大媽正在裡面爲他弄早點呢！因爲他有了這份好工作，大媽比他更高興、更緊張，也比他起得更早！

穿好衣服，他很快的檢查過上午上課所需要帶去的課本講義文具，提着鐵網籃走出房間，這時大媽剛好把他的早點準備好了。

「鐵橋，快來刷牙洗臉吃早點。」大媽站在廚房門口慈愛的叫他。

「大媽，我才起床吃不下去，您又不是不曉得。」他眯縫着惺忪的睡眼向大媽苦澀的笑笑。昨晚他看到書到十二點多鐘才睡覺，現在睡意還沒有消失，口苦眼澀的很，說着打了個哈欠，他急忙握緊拳頭張開兩臂，使力伸展了兩下，振奮一下精神。

「快刷牙洗臉吧，稀飯不冷不熱正好喝，蔥油餅是我剛烙好的，多吃一點，大清早騎車跑來跑去才有力氣。」大媽說，看着他快速的刷着牙，又補充一句：「你不喜歡吃蔥油餅，外面樹裡有昨天晚上送來的蛋糕、麵包，你喜歡吃，我去給你拿來。」

「不，不，不。」他連連的搖着頭：「我才不喜歡吃麵包蛋糕呢，虛泡泡的，軟癱癱的，嚼着沒有一點兒勁道，也不耐飢，我喜歡吃蔥油餅，受嚼、耐飢。」他清了下口，把臉盆放到水龍頭下接水洗臉。

「你說的有理，別說你這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不喜歡吃麵包蛋糕，就像大媽我五十多了，牙口雖然遠不如從前，還是喜歡嚼油餅有味道。」大媽笑笑說，看着鐵橋晃動着肌肉結實的雙臂洗臉，心裡感到有些

安慰，也有些感傷；安慰的是她千辛萬苦把他從襁褓中撫養成人，有他父親那樣強壯的體魄、爽朗、誠實的個性，使他們于家的香烟不會中斷，總算完成了朋友的託付，對得起他在九泉之下的父母。感傷的是他不幸在這動亂的時代裡來到這個世界。在逃難中，出生在缺糧無水的輪船上，落地不久，在極度缺乏醫護的照料下，在顛簸的輪船上，母親受不住如火如荼的太陽的烤晒和飢渴的煎熬，而撒手去世；父親在憂傷中，初踏上臺灣的高雄，不適水土，而得惡性腸炎，虛脫不治而死，二十年後，他們唯一的根苗現在茁壯長大了，可是不知他們在天之靈能否知道他們的愛子現在壯大成人而安然瞑目呢？

呼嚕兩聲，鐵橋把一碗稀飯喝下肚了，捲起兩張蔥油餅裝進一個塑膠袋，裂着大嘴向大媽抱歉的笑笑：

「大媽，我現在實在吃不下去，裝在書籃裡，等會兒送完了報再吃。」

「送完了報你不是趕着要到學校去上課嗎？」大媽掃去臉上剛才消失未盡的烏雲，對他淺淺一笑。

「今天上午第一堂沒有課。」他拿起毛巾揩一下嘴巴就要走。

「那你把這杯牛奶喝了。」大媽指着桌上沖好的一杯牛奶。

「牛奶留着給大伯喝吧。」他提着書籃走出了廚房，往外走了兩步，又回頭向大媽笑笑：「大伯起來了嗎？」

「今天陰曆初二，有些人家拜拜，你大伯早到公園市場去拿豆乾魚丸去了。你快走吧，大伯把你的車子推在門口。」大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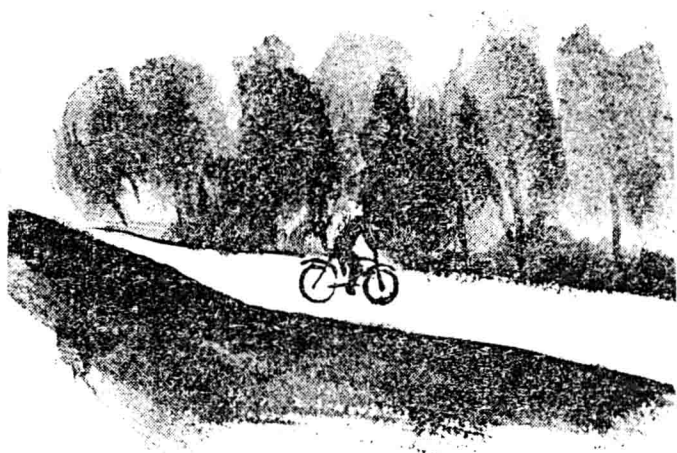
「大伯那樣早就走了啊！我還以為我今天起來的最早呢，結果還是我最早！」他說着轉身走到門外，

把書籃掛在車後的架子上，推動車子要上車時，看看腕錶五點十分。回頭和送到門口來的大媽再招呼一聲：「大媽，我走了。」

「騎車要小心啊，不要太快。」大媽目送他上了車，背影消失在昏黃的路燈下。

鐵橋踩着單車，在小東路上風馳電掣的向臺南公園方向跑去，他雙手交替着掌握龍頭，輪流揮舞左右路臂，活動筋骨。在這初夏黎明的時刻，清新的空氣輸送到肺腑裡，有如醍醐灌頂，使他感到無比的輕鬆暢快。小東路從網寮砲兵學校，經過東豐路尾，成功大學後門，一直到北門路都是下坡，他的脚只要稍用力一踩，單車便如飛的向前跑，又是起床不久，他的精神十分充沛；在這令人振奮的清晨裡，他只感到胯下的單車輕如飛雲，好像在天空中行馳。

挺直脊背，昂起頭，他握緊右拳捶打兩下結實凸起的胸脯，好似早晨出籠的雄鷄，對自己雄壯魁梧的身體，感到非常的驕傲自慰。他十分相信羅家倫在新人生觀裡說的一句話，作一個現代的青年，不再是往日的文弱書生。應該具有文學家的靈活頭腦，運動家的健壯體魄才行。他現在在成功大學攻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不敢希望將來成爲一個著名的文學家，只期待將來有表現的能力，運用文字把這一代中國人苦難的命運，和他父母客死異鄉的不幸遭遇，以及大伯大媽在臺灣二十年來的刻苦經營，寫一本書，以慰在天之靈的父母，和撫養他成人的大伯大媽。在運動場上，他雖不是一員健將，可是在籃球游泳兩方面來說，他的成績是不差的，讀高中的時候，他是學校籃球代表隊的一員。現在雖然沒有時間讓他打球，對游泳他還是熱愛着的；每年學校游泳池開放，不管如何忙，他每天總要抽出一點時間，到池子裡泡泡。所以他的身體一直是很強壯的。



雲飛如輕車單的下胯到感只他

過了勝利路口，馬路的坡度更傾斜了，他不要用腳踩，車子一溜烟的俯衝下去，穿過橋洞上了北門路，拐個彎，便到了中華日報社的門前。

停好車子，看到分報的地方，只有外號叫小山東的在那裡站着，他心裡鬆了口氣，一邊暗忖着：第一節沒有課，送完報時間早的話，還可以到圖書館看會兒書，一邊走去站在小山東的身後。

「齊大哥您早。」他向小山東打個招呼。小山東人長的個頭不大，因為他是山東人，和山東大漢比起來，顯得矮了一截，人家送他個外號小山東，可是他的年紀却已四十出了頭，鐵橋平素不喜歡和人開玩笑，就叫他大哥。

「你早，小老弟。」小山東很高興的側轉身，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拉到自己的前面：「你送完了報要上學讀書，排在前面吧。」

「謝謝。」他站到小山東的前面：「齊大哥您今天爲什麼這樣早？」

「送完了報替一個朋友到高雄辦點事，早來了一步。」小山東抽出香烟點燃吸着。

「哦。」

「小老弟，聽說你讀書挺用功呢，得到了獎學金，真了不起，（伸出大姆指在鐵橋面前晃晃）好好的讀吧，將來大學畢了業，到美國去留學，得個博士回來，替國家作番事業。」小山東羨慕的看着他。

「謝謝齊大哥的鼓勵。」他感激的說。

「你們現在能夠安心讀書真是幸福，像大哥我，在你這個年紀，正是共匪鬧的天昏地暗的時候，成天逃難，東奔西走，把學業荒廢了，落得今天流落他鄉，靠送報混口飯吃！」小山東感傷的搖搖頭，大有不堪回首話當年的樣子。

「齊大哥……。」他想安慰小山東，可是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意，親切的叫了一聲，頓住了。

後面的人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分報的門打開了，秩序有些紊亂，小山東護着鐵橋，不讓後面的人搶到他的前面去。

× × ×

× × ×

響了第一堂下課電鈴，鐵橋收拾好書本，急忙走出圖書館，往一〇二教室走去，這時他的心裡很興奮。今天上午的二三兩堂課都是張教授的歷代文選，張教授教文選是十分有名的，他準備的資料多，講解的非常仔細，分析的十分詳盡，一字也不馬虎；最受學生們推崇的是他不偏執，不拘泥，他是綜合歷代各家批註之長，刪除各家評註之短，擇精選要，再滲入他自己的見解，把文章的精華和奧妙輸送到學生的心腦裡去。中文系的學生聽他授課都是如痴如迷，聚精會神，同時他批解作業也是十分細心，一段一段的批，

一句一句的改，最後的評語中肯而扼要，把全文的優點和短處批示出來，讓作文的學生看了，有如迷失在大海裡的小舟看到了指引的燈塔，知道怎樣向陸地航行。

鐵橋最喜歡聽張教授的課，從二年級張教授開始教他們歷代文選，由明清、唐宋，到現在的秦漢文，他得到了很多欣賞古文的方法，也從張教授的精細批改下，他對練句作文也領悟到很多奧妙。所以每逢張教授上課，他總是十分細心的聽講；批回來的作業，他很虛心的研讀刪改過的地方和評語。因此，張教授也很喜歡他，對他的學習精神，非常讚賞。由於他作文有進步，又肯下工夫鑽研，張教授批改他的作業，特別注意，尤其在下評語的時候，盡量鼓勵他；可是，有毛病的地方，一絲不漏的指示出來，讓他改正，這樣，他在張教授的指導下，進步的非常快。

他提着書籃走進教室的時候，上課的鈴聲正好響起，一邊和同學們點頭打招呼，一邊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拿出昭明文選和筆記簿，定一定心神，等待張教授來上課。

上課鈴雖然響了，教室裡還很噪雜，有些同學在談電影，有些同學在談熱門音樂，有些在談電視劇，有些在談明星們的化粧和衣著，當然，這是女同學們最熱門的話題。談話的聲音不太大，唧唧噥噥的，有兩位女同學們噙着嘴嘻嘻的笑，兩個男同學猛吸兩口烟屁股，把短短的烟蒂丟到書桌下面，用鞋底把烟火踩熄。

突然，教室裡鴉雀無聲，張教授着一襲墨藍長衫，左手抱着一大疊作業簿、講義和一本厚厚的昭明文選，右手捏着兩枝粉筆，面帶微笑，踏着臺臺的脚步聲走上講台。

「老師早。」同學們齊聲說。

「各位同學早。」張教授向同學們點點頭，把文選和講義放到講桌上，向第二排靠窗坐的班代表丁淑嫻招一下手說：「丁淑嫻，請你把作業簿發給各位同學。」

丁淑嫻微笑的點頭答應是，走到講台前接過作業簿，這時副班代表周志，自動的走出來，從丁淑嫻手中分過一半去，幫着分發給同學。

「這次的作文都比上一次進步，我很高興。」丁淑嫻、周志分發完了作業簿，張教授欣然的笑着說：「大家都很努力，很用心，這樣很好，你們有收穫，我批改的時候也很安慰。尤其傳觀的于鐵橋、朱效燕、丁淑嫻等三位同學的作文，更有進步，可以說對於行文的結構，文氣的貫注，練字琢句，都下過一番工夫，有了相當的水準，各位同學可以仔細看看。」

聽了張教授的這一番話，教室裡馬上起了一陣騷動，坐在于鐵橋、朱效燕、丁淑嫻附近的同學，紛紛的要向他們借作業去看。

「列為傳觀的三篇作文，尤其于鐵橋的一篇，我要特別的向同學們提出來，希望你們仔細的看他的這篇文章。怎樣起筆，怎樣承接、怎樣頓、怎樣轉、如何結尾，都有很好的手法。」張教授笑瞇瞇的說着，看看坐在第四排的于鐵橋。

鐵橋感激的看看張教授，馬上低下頭去看這次批改的評語。第一段的眉批是「起筆如行雲流水，舒徐閒雅。」第二段眉批是「兩頓筆勁快，如舟下急流。」後面又見一眉批是「曲折盡意，論文佳境。」最後的一段是「結語慄疾，筆有餘力。」總評是「琢句工緻，用字妥貼，氣象雄健中見雍容，佈局反正開闔，意蘊語快，論文之佳構也，盼繼續努力，當可步入上乘」。

鐵橋的衣袖被扯了一下，坐在他後面的黃華要看他的作文，他把作文簿遞給了他。

「下了課再看吧，現在我們開始上課，上次講到『上書諫吳王』。」張教授打開昭明文選開始講課。他巡視一下講台下面的學生，陸陸續續的收起作文簿，打開文選和筆記本，目光向他射來，等待他授課。

鐵橋靜靜地坐着，把興奮奔跳的心按壓下來，漸漸復歸平靜，聚精會神的聽老師講上書諫吳王。

下了課，同學們爭着要看鐵橋的作文，團團的把他包圍住。黃華站到椅子上，把他的作文簿舉起來，大聲的唸上面的眉批和評語給大家聽：「起筆如行雲流水，舒徐閒雅。兩頓筆勁快，如舟下急流……。」

「嘿，批得真好！」

「唸一段給大家聽。」

「等會你去慢慢的看吧。」

「……………」

同學們七嘴八舌的叫着，把黃華拉下來，一堆腦袋擠成一團看鐵橋的文章，外號叫夫子的孔憶仁搖頭擺腦的拉出聲調朗誦，引得同學們哈哈大笑。

當黃華站到椅子上唸評語的時候，鐵橋溜出教室，站在一棵鳳凰木下面休息。林玉文從洗手間那邊走過來，羨慕的看着他說：

「于鐵橋，等會下了第四節課，請把你的作文借給我，我要拿回去慢慢的拜讀你的文章。」

「你拿回去看沒有問題，可是要請你修改你剛才話裡的兩個字。」鐵橋向她微微的笑着。

「那兩個字？」玉文也笑着。

「就是『拜讀』兩個字啊！」

「當然要說拜讀呀，不說拜讀說什麼？」

「說『看』就行了，」鐵橋向玉文笑笑：「說慢慢『批評』也可以啊！」

「說『看』太不客氣，說『批評』更不敢當，你的文章寫得那樣好。」玉文正經的說。

「現在我們還只是學步，說不上好不好。」

「張老師不是再三的說你好嗎，剛才不是還特別向我們介紹你的文章嗎？」

「那只是一種鼓勵。」

「這種鼓勵得來也不易啊，我就沒有得到過！」玉文慚愧的低下頭。

「寫文言文你也許不太順手，寫白話文，你不是寫得很好嗎？」鐵橋以安慰的口吻說。

「你這是安慰我的話而已。」她仍然低着頭。

「真的，我說的是心裡的話，我看過你在中華日報副刊上發表的文章。」鐵橋向玉文笑笑。

「那只是好玩。」玉文不好意思的看鐵橋一眼：「我讀高中的時候，有兩個同學向青年戰士報投稿，有時登出來，有時被退稿，我一直不敢嘗試，到去年暑假，我寫了幾篇散文，因為我姨媽家裡訂的是中華日報，就投中華日報去，退了幾篇，登了幾篇，怎麼就被你看到了。」

「能够發表幾篇就很不容易啊，我得向你道賀才行。」鐵橋驚喜的看着玉文：「我只讀過兩篇，說真的，你寫的很好，很有感情。」

「謝謝你，我要請你多多指教才行。」玉文謙虛的說。

「嘿，指教，我可不敢當。」

「你們在談什麼啊？這樣起勁。」

「何其珍走攏來，張着兩個圓圓的大眼睛，一雙黑玉似的眼珠轉過來轉過去的打量他們兩人。」

「談林玉文在中華日報副刊上發表的文章。」鐵橋向何其珍笑笑：「隨便談談，沒有起什麼勁啊。」

「喲，了不起啊！」何其珍故作驚奇的看着林玉文：「林玉文，你成了作家啦！」

「何其珍，你不要聽他的話，我在跟他商量借他的作文簿回家去慢慢的拜讀他這次的作文，張老師剛才不是特別向我們介紹他這次的作文寫的



「。動起樣這？啊麼什談在們你」

很好嗎？」林玉文向何其珍靠近來，兩人面對面，好像這樣才能使她相信。

「于鐵橋，真的嗎？」何其珍側着頭問鐵橋。

鐵橋點個頭：「真的。」

「那你剛才爲什麼要說，是在談她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何其珍緊接着說。

「那也是真的。」鐵橋解釋說：「她先向我借作文簿，後談她發表文章的事。」

「噢，原來如此啊。」何其珍滾動着眼珠看看林玉文，然後落在鐵橋的身上：「我真是不走運，這樣巧呢，我也是來向你借作文簿，好仔細拜讀你這次的文章，結果晚了一步！」

「何其珍，你先看，我後看好了，這有什麼關係呢？」林玉文真誠的說。

「于鐵橋，你說可以嗎？」何其珍偏斜着頭，似笑非笑的看鐵橋。

「可以，當然可以。」鐵橋連聲說。

「鈴鈴鈴……。」上課鈴聲響了。

「于鐵橋，一言爲定。」何其珍最後說。

「一言爲定。」

「何其珍，你真死心眼，這樣不相信人啊！」林玉文向何其珍笑着說。

「這年頭不死心眼不行，快進教室吧，老師要來了。」何其珍拉着林玉文往教室裡跑，鐵橋跟在她們的後面。

下午第四節沒有課，鐵橋和林玉文推着單車到圖書館去，鐵橋對她說：

「林玉文，你這人真好性，處處讓着何其珍，你先向我借作文簿，她一來你就讓她先看。」

「先看後看有什麼關係，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使何其珍心裡不愉快，同學之間和姊妹一般，總要互愛互讓才好，你說對嗎？」

鐵橋點點頭，心裡敬佩玉文的善良，向她笑笑說：

「你說的很對，敬人者人恆敬之，你這樣能爲別人着想，所以很少和人爭持，和同學們相處得很好。」

「因爲我在家裡是大姐，從小讓妹妹們慣了，叫我和人家爭強好勝，我做不來。」林玉文純真的說：「我看你平時也是喜歡對人忍讓，很少和人爭啊。」

「我不跟人爭是看情形的，在真理正義的面前，應當爭的時候，我是有理不讓人的，比鐵還硬。」鐵橋一本正經的說。

「我想起來了，還有你在球場上賽球的時候，還得拚命去爭球搶球，對嗎？」

「是啊，孔子不是說過嗎，『爭也必射乎』，在賽球的時候，在不犯規則的情形下，要盡全力去爭，才能得到勝利。」

玉文點點頭說：「你說的是啊，我也不是凡事都讓人，有時候在真理面前，我也是據理力爭的。」

「這是應當的。」

「你作的筆記很仔細，寫的又清楚，今天上午張老師兩節文選的筆記借給我拿回家晚上抄好嗎？」林玉文轉了話題。

「當然可以，不過，我寫的很潦草，怕你看不清楚。」

「不要緊，我自己也抄了一些，一對證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鐵橋點點頭：「只要你看起來不費力就好。」

「我想不會吧。」玉文向鐵橋靠近一點：「我還有一件事要請求你，不知你願意嗎？」

「什麼事？你說，只要我辦得到的，我一定願意。」

「我先請問你，你作文打草稿嗎？」

「打。」鐵橋說。

「我想先借你這次作文的草稿回去看看，然後再看張老師批改過的文章，這樣印象更深刻，獲得的心得更多。」

「這……草稿塗改的一蹋糊塗，有什麼好看的呢？」

「草稿是靈思的原形，有如璞玉，雖然沒有修改過的成稿清爽好看，但可看出你當初文思運行脫胎的經過，然後再看成稿和老師的批改評語，這樣，我才能在你的文章中學到好處。」玉文真摯的說。

鐵橋停住脚步，看着玉文。他這突然的舉動，使她感到莫明其妙，也有些難為情，不知如何是好。

「玉文，難怪你的文章能在報紙上發表，聽你剛才說的話，知道你是很會讀書，也很會吸取別人的長處，我真佩服你。」鐵橋認真的說。

「你這樣說，我就很不好意思了。」她笑笑，頰上泛起一絲桃紅。

「不好意思的是我，像你這樣會看文章，我實在不好意思把我的作文給你看。」

「你這樣說，叫我說什麼好呢？」玉文大有無法應付，無可奈何的表情。

「好，好。」鐵橋笑着點點頭：「我不說什麼，借給你看就是了，不過我也有個請求，得答應我一件事情。」

「喔？什麼事情？」

「把你發表過的文章，讓我拜讀拜讀。」

「輪到你說拜讀了，多難爲情，我不拿給你看。」

「好，好，不說拜讀就是了。」

「可是，我也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鐵橋又停住了。

「你看了之後，一定得給我點批評才行。」玉文向他笑笑。

「這我怎麼敢當。」鐵橋也對她笑笑：「你的文章能够在報紙上發表，一定是很成熟很够水準了，我怎麼還敢批評呢。」

「你這樣說，我不拿給你看了。」玉文故意把頭轉到一邊去。

「好，好，讀後，就把我的感想告訴你好嗎？」鐵橋急忙說。

「這樣說還馬馬虎虎。」她又把臉轉向他。

他們談着話，到了圖書館門前，鎖好車子，各自提着書籃走進圖書館。

在四分子這一段的小東路，由於四十八巷和東豐路尾形成的十字路口，周圍有幾十家小店鋪，做附近居民和來往行人的生意。這裡雖屬臺南市，因為離鬧區太遠，中間又被四總院、第九訓練中心等幾個營區和成功大學割斷了，生意無法繁榮，到了晚上十點鐘就得打烊。

于鐵橋的大伯李大志的小雜貨店就座落在四十八巷小菜市旁邊，上午生意還不錯，過了中午生意就清淡了。所得的利潤，僅够維持生活。所好的是這小店三間克難房子，和二十多坪地是他在五十四年退休時，拿了筆退休金買的，照他的說法，算是有了個「窩」，解決了在臺灣最難的住的問題，不管生意好壞，只要能糊住一家人的口，不操心住的問題，心總算是安定了。

才退下來的時候，生活是够艱苦的，退休金買下了這幾間房子，還剩幾千塊錢，要辦貨開門面作生意，還要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加上那時鐵橋和繼志都在讀中學，學雜費什麼的，每月的開支真够他撥弄的，所幸他過了二十多年軍人生活，鍛鍊了一身堅韌耐勞的苦幹精神，和不怕艱難困苦的個性。他和太太，一個照內一個顧外，上午在自家小店裡作生意，下午推車子到網寮砲校對面的介壽堂電影院門口賣冬瓜茶和青草冰，冬天賣烤地瓜，就這樣，夫婦兩個胼手胝足克服了那段堅苦歲月。現在鐵橋讀到大三了，而且有份月入千元的工作，繼志去年也考取了陸軍官校少了一個人的生活費用，生活比往日寬裕多了。可是爲了一個目標，想把這幾間竹架土壁的克難房子改頭換面，變成一座兩層樓房，將來給鐵橋、繼志兄弟倆成家，他不願鬆一口氣，把人生的步子放慢下來，還是和從前一樣，上午在家作生意，下午出去賣冰水。